

雲南叢書

李子中谿全集

趙藩題

中谿家傳彙稿卷六目錄

序

金曆一九五一年四月

送太守丹崖莫公序

送州守望海劉侯之任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送提舉愧菴李君之武定貳守序

送岐山李君教授清平序

禺山癸卯詩序

送賓川州守蕭省菴序

再送郡首莫公述職序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送孫太守序

送舒通守序

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代作

送張德徵序

代作

送太守莫公入覲序

送太和令蔣君乞休歸里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雲南通志序

平南集序

杜氏衍慶圖序

送方伯左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送趙學憲參蜀政序

送岷山楊太守考績序

送史太守述職序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重送順州守雲峩劉侯序

送鄧太守東歸序

鷄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送肅政白岳王公遷江西參藩序

姚安太守卓吾李先生善政序

迎郡尊丹崖先生考滿復任序

送思梅顏君序

敘烟霞俱

王太夫人踰七望八壽序

天地世界圖序

中谿家傳彙稿卷之六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

大理李元陽仁甫著 男李傳李糧輯錄

門生李東何文極校正

後學清平孔宗海董梓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序

送太守丹崖莫公序

昔莆田被盜之後凡部使監司守令以興化拜者皆託
病以辭甚則甯罷免而不願仕於其地懼兵難之復作
也維時海康莫公筮仕得知莆田縣凡在位愛公者無

不爲公危公曰君命也何敢辭禍福莫大於生死命苟有定卽平居亦有天折者卽亂離搶攘之中亦有不能死者且吾舍而不爲當必有爲之者吾求免禍彼又獨宜耐禍乎遂攜家以行或止之曰公獨身而往吉凶動靜可以自由攜家則牽繫不若無攜公曰不然吾之行爲安彼民也彼民見吾攜家而來知吾無恐也吾無恐則一縣皆無恐矣比至莆田旬日間寇又作眾皆恐恐部使以撫恤而來亦皆逡巡捨而去之鄉之搢紳亦觀望將逃難而去公謂之曰此殘破空城寇決不來諸君有家吾獨無家乎吾不去諸君將奚往聞者皆生膽氣

公日夜親率士卒巡城寇果假途他往余始聞此事
像公何如人思欲爲之執鞭旣而吾南中有西戎之警
時戎虜尙在千里之外而人心皆驚惶鄰郡搢紳有擬
移家者予曰安得如莫公者來以鎮定之居無何有報
比部郎莫公來守吾郡問曰得非吾前聞治莆之莫耶
曰然眾皆哄然以喜曰吾有父母矣有庇依矣旣公以
萬厯三年至郡搢紳入謁首以西戎爲言公嘆曰蒼山
以爲城洱水以爲池尙足慮乎若夫人和則吾責也幸
勿以爲慮於是士者相慶於堂四民相慶於野妻孥相
慶於室公乃清囹圄解冤濫疏滯案省刑薄賦知鑛課

之爲後憂定中正之法使不傷民是歲和氣以臻禾稼
大熟明年七月公以例當入覲老幼惶惶無措遮道
咨嗟有識者曉之曰公之復來有期勿懼也因道其故
人心乃慰諸人謂予宜爲文以昭告之並迹其事如此
云

送州守劉侯望海公之任序

明受天命奄有九有不閭海內外無大小咸在甄陶不
使一夫之不獲卽有阻深負輿盜弄兵械於犬牙相入
之境者猶閔閔焉謂赤子無知不欲草薶禽獮俾增置
州縣選賢良以牧之此我祖宗列聖相承至仁普覆

所以育養元元之家法也萬曆三年冬銓部以吾郡節
推望海劉侯擢知廣右之上石西州邸報初至一方人
民莫不愕然相顧失色以謂石西之不可與居者有三
蠻陌交互語言習俗不相通一也水土百物瘠薄不可
資以度日二也人性獷悍時肆頑梗非兵不至三也李
子聞之曰誤哉言也天下豈有不可處之事不可化之
人哉朝宁之上豈不知石西之不可居特以屬侯者以
侯之治狀屢居上考又用兵有成蒙 天子嘉賞賜金
朝議豈不曰石西之難在此人其甚易乎是故爲地擇
官而以之屬侯也夫中土州縣以風俗則華靡以水土

百物則富有又無兵革之擾卽有小驚鷄犬相聞聲勢
相倚隨卽撲滅此其地雖以中才處之猶有餘裕何必
侯也且侯於石西之治誠無難者何也侯爲人忠信明
敏不罔上不陵下直道而行爲節推且然今爲州則權
專而志一其入人宜更有深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此無難一也侯身爲郡佐一室蕭然
日食蔬一盤不擇粗糲布衣掩體三年不知易人有饋
一菓者輒麾出未發言而耳根已發赤矣其廉介出於
天性有如此者卽有水土百物於侯何與焉此無難二
也頃者軍門督勦鐵鎖諸夷選用將吏侯於眾中功能

獨著膺有賜金之褒夫兵患不習侯崎嶇師旅矢石間
首尾十旬曰其於兵機匪直習之而已彼豕噬蟾怒者
吾知其帖耳息喙矣故石西之治在人則難在侯則易
託是州之赤子舍侯其誰與歸嘗試論之辦天下之事
在才而所以成其才者在氣才苟有餘而氣或不足則
勇往擔當之意不能勝消阻畏難之心有才猶無才也
以侯明敏之識淡泊之操而輔之以確然不拔之氣其
當大事平大難如利劍摧枯秋隼乘風無往而不可於
一州乎何有侯行之日鄉之搢紳祖薦郭門之外徵余
言以爲贈予懼言難者之誤入故申以才與氣之說焉

侯甚高明必有以辨此矣

守備陳君善職序

姚安之鐵索箐賓川之赤石崖其間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鎗勁弩流劫村屯二百年來爲盜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庶之家迫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撓萬厯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關西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湯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擣其巢穴斬首以千計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火壘

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鵙鵙夜鳴魑魅晝
嘯壯夫掩涕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旣至揚旌
旂奮矛盾召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薶
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贖士
眾皆稽手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甓召匠畫址
瀟月而廨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蔽木卧
石豆雪餐冰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卹其
苦痛若在己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
眾感動不督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陟降原隰
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俾爲終焉之

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以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
先不足以感其人乃迎老母挈妻孥絕統綺而事耕鑿
舍梁肉而甘藜藿二旬日內聲應氣求箐谷變爲閭閻
悲泣變爲歌謳鷄犬相聞市肆漸集忽聞 命下以君
改備騰越一時吏士皆失所望哽咽莫不失聲吾郡搢
紳恐後來者不知今日創作之難欲余鋪敘其事作序
以爲贈余曰善成者不必善守善守者不必善終繼陳
君而爲備者果能躡其蹟而不失斯善守矣不作聰明
以亂舊章斯善終矣其書此文於廳壁以爲戒

送提舉愧菴李君之武定貳守序

五井在黔之西陲 國朝建提舉司領鹽課四山川與

阻其人獷悍以侮吏奸訟爲能自建設來吏於其土者
不以輒敗則以賄黜鮮有能久其任至四三年者更代
之際乘間抵隙肆其欺罔故鹽政之在五井逋負恒倍
於他司巧誣不可以致詰嘉靖三十四年夏清平李君
以廣西古田知縣遷秩提舉五井始至之日下令戒其
屬不得例以常饋相污輸納後期者罪如法於是自大
使以下相顧吐舌凜凜自保無或敢違由是鹽課常盈
九年之內有如一日往時句考逮繫呌號撞突紛爾盈
庭君視事月餘廳堂宴然圉圉寂寂以其餘力躬親耒

耜墾闢荒原樹藝禾粳刈穫自給清苦之聲滿於道路
以田之所入作書院於嶺西集生員三十餘人羣而教
之楮筆膏火惟君是資由是五井之人率其子弟就師
投學者接踵而至善良之風漸聞於外知以好訟爲恥
矣一時大吏與提舉之賢臺臣註考皆曰持守端介蓋
嘖嘖稱羨者上下皆然也君在任旣九年歲甲子方圖
考績會銓部以武定大亂之後守者難其人 天子憫
邊郡之黎元擢君武定府同知名雖佐貳而事權則守
長也君將行其屬吏某某與父老商民不遠三百里介
士而告余曰自洪武迄今爲提舉者四十餘人曾無一